

從「一對繡枕」、「一件百欄裙」到「一片天空」 —通識核心課程中所見之女性議題

林美清^{*}

摘 要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從 102 學年度起推出「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文學中的現代軌跡」即屬於項下人文領域的一門課程，主要講授的內容為現代小說，而女性議題為此課程規劃的主題之一。每學期約進行十次的分組報告，就篇章與單元議題進行口頭報告後再開放討論。最後，則由授課教師與教學助理進行總結。

在「30 年代女性小說」的主題中，除了既定規劃的文本外，特別安排學生閱讀凌叔華、林海音等女性作家的作品。小說呈現出 1930 年代的社會現象，表達出對女性命運的關注，進而揭示造成婦女不幸命運的原因和背景，以及舊時代女性內心追求但卻落空的自我價值。而在「80 年代女性小說」的主題中，以袁瓊瓊〈自己的天空〉最具代表意義。此篇亦為 1980 年《聯合報》文學獎的小說得獎作品，自問世後，篇名幾乎成為女性自覺的代名詞，勉勵著女性要從第二性、附屬品和生育工具的逆勢處境中走出來，找尋屬於

^{*} 作者為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特聘教授，E-mail: ching@mail.cgu.edu.tw。

本論文於 2016 年 4 月 22 日「迎向挑戰：長庚大學通識核心課程實踐成果研討會」發表，承蒙評論人政大范銘如特聘教授惠賜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自己的天空。

在這兩個單元中各有指定小說文本及相關論文，學生先進行分組報告與討論。待各組報告完畢，再進行思辨性之課堂討論。除了各組進行回饋意見的書寫與彙整，繼續進行思辨性討論。討論則由學生自行設計題目，教學助理也會視情形拋問小說中與現代社會相關的議題。「30 年代女性小說」與「80 年代女性小說」兩次思辨性之課堂討論，恰可結合「性別角色」與「時代」蛻變之課題，使學生得以透過文學視窗，觀察「性別」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蛻變與軌跡，符應課程之教學目標，從兩個學年的課程實施過程裡，取得了相當良好教學的成效。

關鍵詞：現代小說、30 年代、80 年代、女性

一、前言

「文學中的現代軌跡」主要講授的內容是現代小說，現代小說自「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迭創新境，作家輩出，尤其在創作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績。1918年5月，魯迅發表了第一篇白話短篇小說《狂人日記》，採用了現代意味的手法與樣式呈現。隨後，魯迅又連續創作了《孔乙己》、《藥》等小說，都展現出深刻的思想和完整的現代小說特質。除了魯迅外，報刊媒體也陸續刊出了其他重要的新文學作家作品。

新文化運動提出了「科學」和「民主」，同時把倫理革命提到很高的地位，將倫理視為文化革命的重要環節之一。倫理的改革，亦實踐於家庭內部的革命。頑固派驚呼「鑄孔教，滅倫常」，新文化運動先驅正式以此為核心推動整個文化變革。在封閉的環境中看文化，思維往往是縱向的；而處於開放的環境中，思維往往具有橫向的特點。因此，五四時期的作家是從整個世界文化結構來看中國的小說議題與發展。此時，有不少相關小說的研究專著出版，如瞿世英《小說研究》、郁達夫《小說論》、謝六逸《西洋小說發達史》和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皆是突破過去評論側重直觀的體驗，把思維在理性的領域大幅展開。倡導者即注重「文化」的領域，實際上是通過借鑑西方文化對傳統文化進行突破，架通了與世界文化的橋樑，帶領邁向現代化的指標前進。

從1919至1980年，現代小說從內容到形式都不斷追求現代性品格，它所帶來的是文學觀念、內容形式各方面全方位的大革新。不僅表現人生也反映時代。在語言和形式上，廣泛吸收運用外國多樣化的文學樣式、手法，促使文學語言和形式更加適於表現現代生活，接近大眾，本課程以小說史為軸從現代小說中，選擇思想深刻，語言精美之短篇，並兼顧近數十年各體各派，具代表性、典型性之作家、作品，作系統性之評介。期使學生對各類作品均有涉獵，具備入門之鑰，深植解讀小說文本基礎，以為日後自修精進之據。

小說乃是現實生活的反映。但這種反映現象是非常曲折的，首先，通過作家心靈為紐結，牽動著生活－作家－作品－讀者等層面。所以小說實際上是人類智慧行為的一種結晶。文學本身不全然是文學，因為文學不可能在一個封閉的、獨立自足的領域裡運行。它必然受社會其它方面的因素對它的滲透與影響，產生互動的關係。例如政治、經濟、文化、心理、風俗…等因素皆有關係。因此，現代小說是一種開放的體系，亦必須採用開放性的視野進行觀察與閱讀。因此在課程設計中，以多元研究的方法實踐，引導學生在作品、文本的基礎上結合不同觀點深入探索。

本課程採用審美的和歷史的尺度來統一這種多元互補的研究方法。而能夠深入的就是以「文化意識」和「現代性」的角度如人的意識的覺醒、人具有獨立的價值等觀點/觀看現代小說，能夠為作家、作品、文學發展史之間進行多元而有原則的評價。課程中涵蓋攸關生命、性別、家庭、倫理、社會、政治、文化等議題，此一設計將可培養學生作為現代公民的素養與思辨能力、了解並尊重性別差異。舉凡社會問題的思考與批判，對社會現象之觀察與關懷，個人或社會問題之發現、思考並解決。尤其，1930年代前後和1980年代小說的性別議題，亦為探討現代文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環節，並且與社會脈動息息相關。王德威論著《小說中國》中曾提到五四運動以來「女作家的聲音，在新文學草萊初闢的階段，已經不容忽視。」¹也述及「中國小說的現代化過程中，女作家的貢獻有目共睹」的諸多肯定²。從這個脈絡下層層開展，女性文學創作隨著時代潮流的演進，締造出不容忽視的力量。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亦也提到高度資本主義發展的1980年代，中產階級與都市文化的興起，動搖了以男性為中心的世界觀。「女性同時獲得知識權與經濟權，她們才能在現代主義營造的基礎上，再一次去召喚囚禁在內心世界的

¹ 王德威，〈被遺忘的繆思－五四及三、四〇年代女作家鉤沉錄〉，收錄於王德威(1993)，《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臺北：麥田出版社，頁303。

² 王德威，〈華麗的世紀末－臺灣·女作家·邊緣詩學〉，收錄於王德威(1993)，《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臺北：麥田出版社，頁161。

女體。」³ 在歷史社會的翻轉型態中，女性建立自主的觀念和姿態，「以身體去衝撞國體，似乎是從一九八〇年代跨越到九〇年代，令人難忘的女性風景。」⁴

因此，透過作品豐富多元的主題與內容，使得修課學生能夠體認近現代社會的多樣面貌、社群及性別文化內涵。面對日常生活與專業情境中所常遇到的倫理難題，藉由文學作品的反映，能使學生學習運用道德推理及理性判斷來面對相關的議題。本課程以文學的形式統整生活中公共領域事物與個人生命情境，提昇其價值的體會及層次，兼具領受與實踐豐富的美學。透過經典閱讀和議題討論等等的知識體系的建構，達成核心課程求得真善美的心靈境界、廣博視野和社會關懷的各項目標⁵。

二、30 年代女性小說

關於 1930 年代的現代文學，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認為這個階段(1928-1937)是「成長的十年」，「在政治史上，起自國民黨控制的國民政府之成立，終於國共兩黨名義上恢復合作以共同抗日」⁶，自有其政治影響的因素存在。許多知識份子紛紛針對當時社會氛圍，便以文學作為媒介來發表言論。但有部份雜誌的編輯方針是「促進嚴肅的新文學，而不是從事政治宣傳的」。⁷ 當然，有些獨立的作家則「努力維持他們的陣地，對文學作出認真的貢獻。結果，在這十年中，是中國現代文學最發達的時期，尤以小說成就最大。」⁸ 而 30 年代前後的女性小說的發展情形，正跟隨著此一脈絡逐步崛起。並且，亦可以觀察到當時知識份子對於性別、家庭與社會面向的反思。以及，

³ 陳芳明(2011)，《臺灣新文學史·下冊》，臺北：聯經出版社，頁 612。

⁴ 陳芳明(2011)，《臺灣新文學史·下冊》，臺北：聯經出版社，頁 725。

⁵ 長庚大學通識核心課程目標與規劃，可詳參網站 <http://163.25.89.5/>。

⁶ 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2001)，《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頁 97。

⁷ 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2001)，《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頁 111-112。

⁸ 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2001)，《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頁 115。

解讀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從反封建倫理文化的理論到實踐的歷程。

魯迅《狂人日記》問世不到半年，《新青年》即刊載了陳衡哲的小說——而此篇也被視為現代文學最早的女性小說之濫觴。此後，女性作家作品大量刊載於報紙刊物上，內容多以女性做為描寫主題，或者篇章名稱帶有「女」字，史無前例解放了女性的文學創造力⁹。但這個現象只是一種過渡性，女性文學創作僅流通於上流知識階層，顯然對於下層婦女不具有深刻的影響。再者，當時女性地位仍然受於男性父權和社會所制約，書寫難免有所侷限。評論者就女作家作品「對於三教九流的認識、對下層勞動階層的認識、對社會生活罪惡的認識」等等的視角與感受不足，便難以受到認同¹⁰。再者，就是受制於社會對於女作家「閨閣文學」中柔弱與溫婉的刻板印象¹¹。亦如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究》所言「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文化積蓄以及勇氣去告別孩提時期。」¹²

雖然如此，但還是具有特殊的劃時代的意義。當時女性小說的內容，有些呼應時代的思潮，並企圖有別於傳統封閉的閨閣文學，其陰性化的向度和存在地位，仍不容忽視。例如陳衡哲〈老夫妻〉、謝冰心《斯人獨憔悴》。有的則充分表展現自我的個性，為舊女性所不能也不敢為之事，大膽袒露個人的追求、苦悶與愛情，例如盧隱〈海濱故人〉和《象牙戒指》。有些表現開闊外向的人間性，表現參與社會和關心政治的熱情，例如陳衡哲〈西風〉。也有饒富抒情性和音樂感，對於傳統女性文學的順向繼承。如冰心善用白描的手法，作品《離家一年》內容頗具有詩意。

從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末，女性小說於文壇已然大放光彩。但是，五四女作家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打破過去傳統閨閣文學的狹隘，走入了時代思潮的行列。雖然說這個時期的女性文學呈現出某種過渡性，但卻很明顯

⁹ 楊義(1993)，《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臺北：業強出版社，頁 99。楊義認為此現象「形成了一種推崇女性作品的風尚」。

¹⁰ 楊義(1993)，《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臺北：業強出版社，頁 104。

¹¹ 楊義(1993)，《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臺北：業強出版社，頁 104。

¹² 孟悅、戴錦華(1993)，《浮出歷史地表：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究》，頁 67。

的和男性作家所創作的世界頗有距離感。但是，和其他同時代的女性作品比較起來，則更具備完整的女性特徵。所以，這個階段的女性小說具有承先啓後的格局和意義。因此，此處課程安排閱讀沈從文〈蕭蕭〉、凌叔華〈楊媽〉和魯彥〈陳老奶〉等頗具代表的男女作家小說作品，分析舊時女性身處的處境，並討論相關的性別議題。

三、「一對繡枕」到「一件百褶裙」

1920 至 30 年代女性作家的小说，已經具備令人深刻省思的議題。如同前述，就命題、內容和塑造的意象而言，蘊涵飽滿的陰性特質。凌叔華為馳名於當時文壇的京派女作家，以新、舊時代女性群體與家庭倫理的關係為小說題材。文字清麗，風格淡雅，「莫不體現出傳統社會的家族文化特質，以及其間女性處境的艱難」，極具代表性¹³。〈繡枕〉(1925)篇幅精巧，描寫暑熱裡高門巨族富貴人家的女兒，花了大半年費盡心思，趕繡著一對靠枕送人：

這一封靠枕兒送到白總長那裡，大家看了，別提有多少人來說親呢，門也得擠破了。…聽說白總長的二少爺二十多歲還沒找著合式親事，唔，我懂得老爺的意思了，上回算命的告訴太太今年你有紅鸞星照命主，…。¹⁴

旁人的讚嘆，呼應著大小姐內心的憧憬，在細密精巧的繡工下，蘊藏女性對於婚姻的期待。繡完那對靠枕以後，送了給白家，在親戚朋友的諛詞讚美中，大小姐也堅信自己的針巧，能獲得一樁好姻緣，「夜裡也曾夢到她從來未經歷過的嬌羞傲氣，穿戴著此生未有過的衣飾，許多小姑娘追著她看，

¹³ 梅家玲，〈女性小說的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林海音與凌叔華的北京故事〉，梅家玲(2004)：《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年代臺灣小說論》，臺北：麥田出版社，頁 127-155。

¹⁴ 凌叔華，〈繡枕〉，收錄於計蕾編著(1996)，《中國現代文學百家：凌叔華》，北京：華夏出版社，頁 7-11。

很羨慕她，許多女伴面上顯出嫉妒顏色。」¹⁵ 誰知這對繡枕，送到白家客廳的椅子上，「當晚便被吃醉了的客人吐髒了一大片；另一個給打牌的人，擠掉地在上，便有人拿來當作腳踏墊子用，好好的緞地子，滿是泥腳印」¹⁶，精心完成的繡枕竟被如此糟蹋。小說以戲劇性的筆法寫出光陰倏忽已過兩年，大小姐依舊在深閨裡做針線活。而這對繡枕，輾轉回到她身旁的小丫頭手上，已是殘破不堪。透過小丫頭的敘說，在大小姐表面看似平靜，內心卻如刀割的情境下，宣告婚戀憧憬的幻滅。凌叔華以含蓄委婉之筆寫道：「那種是幻境，不久她也懂得。所以她永遠不願再想起它來撩亂心思。」舊社會的女性，婚姻的成敗幾乎決定一生的命運，即使大小姐具備了「四德」¹⁷ 中「婦功」¹⁸ 的要求，對婚戀的夢想與期待，依舊是身不由己。

林海音〈金鯉魚的百褶裙〉寫就於 1963 年，在取材背景和象徵物的鋪陳，也和〈繡枕〉有異曲同工之妙。尤其，枕和裙皆屬於閨閣妝奩的產物，與女性重要的生命階段有關。〈金鯉魚的百褶裙〉收錄於《林海音作品集》(2000) 中的第三冊，連同第四冊的《婚姻的故事》的主題來看，皆集中書寫出不同時代的婚姻故事，表達對女性命運的關注情懷。林海音生於 1918 年，其父、母親皆出生於晚清時代。¹⁹ 因此，林海音在小說中呈現出了清末民初、戰時、

¹⁵ 凌叔華，〈繡枕〉，收錄於計蕾編著(1996)，《中國現代文學百家：凌叔華》，北京：華夏出版社，頁 7-11。

¹⁶ 凌叔華：〈繡枕〉，收錄於計蕾編著(1996)，《中國現代文學百家：凌叔華》，北京：華夏出版社，頁 7-11。

¹⁷ 「三從四德」本是古代規定的「婦學」觀念。《周禮·天官·塚宰》第一：「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嬪，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¹⁸ 漢代班昭的《女誡》提出的規範，成了中國古代社會對女性的要求。《女誡》對「四德」有詳細解釋：「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雲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小說中的大小姐正是「專心紡績，不好戲笑」的形象。

¹⁹ 林海音父親林煥文先生，出生於西元 1888 年。相關事蹟可詳參夏祖麗(2000)，《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臺北：天下遠見，頁 13-19。

當代臺灣三種時期的婚姻故事。以女性所特有的細膩眼光，跨越不同的時代背景，從婚姻角度反映婦女的不幸和悲哀，記錄女性這一性別群體在現代史上受婚戀磨難所留下的斑駁痕跡，進而揭示造成婦女不幸命運的原因和背景。本課程特別以此篇小說作為探討，帶領學生體會舊時代和社會的悲劇性。

〈金鯉魚的百襴裙〉故事背景為 1920、30 年代的北平²⁰，展現出當時的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表述的女性議題也成為一個時代的歷史見證²¹。金鯉魚是大戶人家的丫鬟，自六歲被許老爺買回家當奴僕。十六歲時，在許太太的安排下，被老爺收為妾室，不久就生下兒子。金鯉魚固然母以子貴而享有「金」字的稱號。但即使是鍍「金」的，永遠是一條被飼養在水缸裡的寵物：

金鯉魚也覺得自己確是有福氣的。可是當人家這麼對她說的時候，她只笑笑。人家以為那笑意便是表示她的同意和滿意，其實不，她不是那意思。她認為她有福氣，並不是因為遇到了許太太，而是因為她有一個爭氣的肚子，會生兒子。所以她笑笑，不否認。也不承認。無論許太太待她怎麼好，她仍然是金鯉魚。…她是一家三輩子人的金鯉魚。²²

妾室的身分使她跳不出水缸和框框，無法擺脫「偏房」的頭銜，也是躍

²⁰ 小說跨越了清末民初兩個朝代。開頭金鯉魚的孫女珊珊提到爸爸(振豐，金鯉魚之子)民國十年結婚(約 1920 年代)，之後負笈日本，又經過十年才回國奔喪(推算為民國二十年，約西元 1930 年代)。金鯉魚訂作百襴裙和振豐扶棺從正門而出的主線情節，則發生在這段時間。

²¹ 梅家玲〈女性小說的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林海音與凌叔華的北京故事〉，提及姨太太主題「不僅可與自己婆婆與姨娘的故事相互映照，也是林海音書寫中經常出現的關懷要點」。而這些發生在北京舊時代的故事，以獨特的女性書寫之姿「覆蓋了家國政治的喧囂擾攘」，成為時代的見證。。本文收錄於梅家玲(2004)，《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年代臺灣小說論》，臺北：麥田出版社，頁 127-155。

²² 林海音，〈金鯉魚的百襴裙〉，收錄於鄭樹森編(1989)，《現代中國小說選》第三冊，臺北：洪範書店，頁 807。

不過龍門的金鯉魚！即使生下了能夠傳宗接代的兒子；新興朝代的民國也建立了，社會思潮鼓吹自由和平等，但都無法改變金鯉魚的地位和處境。足以顯見，金鯉魚的一生一直期待「身分」(Identification)的認同和肯定。

金鯉魚一輩子當人「側室」，便永遠無法翻身及享受「正室」的待遇。誠如先秦儒家經典《論語·子路》所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²³「正名」是維繫宗法、倫理、社會的基礎。從名分到階級、尊卑、長幼，層層建立一套必須遵守的「秩序」系統。因此，小說中的「百襴裙」是個重要的象徵，也可被正視為「身分」的標誌。時過境遷，對於孫女珊珊或現代人而言，百襴裙已經算不得是稀世奇珍。但對於當清末民初的金鯉魚而言，卻是夢想的寄託：

金鯉魚自己覺得她該穿。如果沒有人出來主張她穿，那麼，她自己來主張好了。…很早以來，她就在想這樣一條裙子，像家中一切喜慶日子時，老奶奶，少奶奶，姑奶奶們所穿的一樣。她要把金鯉魚和大紅百襴裙，有一天連在一起——就是在她親生兒子振豐娶親的那天。誰說她不能穿？這是民國了，她知道民國的意義是什麼——「我也能穿大紅百襴裙」，這就是民國。²⁴

只是，最後金鯉魚敵不過地位的懸殊，而夢想落空。許太太亦以改朝換代成民國作為理由，為了展現時代的新氣象，命令婚禮中女眷一概改穿旗袍。最後「金鯉魚有一條百襴裙」，變成讓人揶揄的笑話。進而，也促使新婚後的兒子避免處於新舊衝突的夾縫裡，遠走他鄉負笈國外，直至親生母親彌留之際才回家。金鯉魚過世後，也因為「偏房」的身分關係，棺槨無法由

²³ 楊伯峻編著(1988)，《論語譯註》，臺北：華正書局，頁140。

²⁴ 林海音，〈金鯉魚的百襴裙〉，收錄於鄭樹森編(1989)，《現代中國小說選》第三冊，臺北：洪範書店，頁810-811。

正門抬出。但最後，在振豐極力爭取下，總算能夠如願。此處，也引導修課學生思考—在死後享有正妻同等地位的尊榮，對於金鯉魚來說是否有意義？再者，遲來的承認和公道，究竟安慰的是生者兒子振豐，還是已矣的逝者？以及，金鯉魚所要的是什麼？關鍵並非是如振豐妻子口中「四十年老骨董」的珍貴或價格；而是象徵的意義—也就是金鯉魚追求但卻落空的自我價值。

在講授此篇時，則安排播放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1991)中女主角四姨太頌蓮「封燈」的片段，作為搭配學生討論的素材。《大紅燈籠高高掛》改編自大陸當代作家蘇童小說《妻妾成群》，由張藝謀導演。電影中的時代約為 1920 年代，敘述十九歲女學生頌蓮，父親去世後家道中落，被迫嫁給陳姓老爺作四姨太。陳府家大業大，大宅院深似侯門，陳老爺每晚決定在哪房妻妾的房間過夜，便在她所居住的院落前點燈籠，一如古代皇帝要嬪妃侍寢「翻牌子」的排場。紅燈籠不僅是「性愛地點的標誌，同時更是女人們獲得權力的標誌」²⁵，亦作為家庭地位與榮耀的象徵。甚至，紅燈籠的意象發揮極致，如同男主人陳佐千的化身²⁶。被欽點的妻妾，院落和寢室便會掛著點亮的大紅燈籠，能夠享受「槌腳」，以及次日午餐可以「點菜」的權力。這些規矩、儀式，都是用來控制和禁錮女人的手段。

頌蓮發現若要長期受寵，「母以子貴」才能鞏固地位，於是謊稱有孕。當假孕被拆穿，老爺怒而對她「封燈」，形同后妃被打落冷宮。頌蓮便遷怒舉發假孕的丫頭雁兒，私藏破舊的紅燈籠。因為她期盼有朝一日，能被老爺收房納為妾，所以在房裡偷點著撿來的破燈籠，憧憬著從「丫頭」變成「姨太太」的美夢。原本只是發洩情緒，不料雁兒寧願受罰長跪也不肯認錯，冰天雪地不堪凍餒，最後染病身亡。在這段「封燈」情節中，四姨太頌蓮數次提到「規矩」、「身分」、「太太就是太太」、「丫環就是丫環」，這些充滿封建階級觀念的對白，和小說〈金鯉魚的百襴裙〉中數次出現的「規矩」、「身分」，幾乎如出一轍。

²⁵ 陳墨(2006)，《張藝謀的電影世界：青春的呼喊》，臺北：風雲時代，頁 102-103。

²⁶ 陳墨(2006)，《張藝謀的電影世界：青春的呼喊》，臺北：風雲時代，頁 104。

四、80 年代女性主義與「女性小說」之興起

從 30 年代創作中女性議題的萌芽，談論到 80 年代女性小說的興起，則有必要將時代背景和發展作為課程的基礎架構。其主旨係在引導學生在研讀時能夠迅速且有效理解文本裡的情境。1980 年代，對於臺灣歷史的發展而言是個轉捩點。相較於過往歷史的發展，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曾提到「80 年代無疑是預告一個思想上更活潑時代的到來，正是在威權體制發生鬆動之際，各種淺藏的文化力量不斷從縫隙中滲透、萌芽、茁壯起來。」²⁷ 此股力量可以追溯至 1970 年代起臺灣經濟納入世界體系與民主運動的興起等等現象有關。同時，也在此建構出一個新的主體，「讓社會內部的族群、性別、階級，都有其各自的生存方式。共存與並置的文化價值，成為臺灣社會的主流思想。」²⁸

在 1987 年蔣經國宣告解除戒嚴，結束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與強權統治，此趨勢達到最高峰。隨之而起的報禁和出版媒體開放，成為臺灣社會言論自由和自由發展的里程碑。甚至，也影響到後來 90 年代銜接而上國族政治與性別書寫議題。當時，臺灣的政經情勢面臨開放的挑戰，以及數十年的禁錮，使得解嚴後釋放的力量格外猛烈。它解構既有秩序後的混亂、政治的統獨意識、歷史記憶及省籍族群糾葛的情結等等，成為當時臺灣社會與文學場域中綿延不迭的主題。

當然，社會結構的改變，大量的女性創作及投入相關文化產業市場，也是造就 1980 年代女性小說蓬勃發展的契機。尤其，女性接受教育和就業率的提高，是臺灣由原先的農業社會邁進工商業化發展的最具特色之處。女性具備經濟能力和知識能量，為自身提升了社會地位的契機。根據相關資料統計，「1983 年女性十二歲至二十四歲接受十年教育的人口，與男性相差無幾。」²⁹ 再者，理論思潮的引進、演講活動和大量文學作品的產出等等相互作用下，間

²⁷ 陳芳明(2011)，《臺灣新文學史·下冊》，臺北：聯經出版社，頁 602。

²⁸ 陳芳明(2011)，《臺灣新文學史·下冊》，臺北：聯經出版社，頁 602。

²⁹ 樊絡平(2006)，《當代臺灣女性小說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頁 360-361。

接助長了這波女性小說的風潮。例如李元貞教授等人創辦的雜誌《婦女新知》(1982)及團體，藉由議題討論與推動政策等面向，企圖改變女性在傳統性別角色的刻板形象，對於臺灣婦女運動的演進深具影響力。

此時，臺灣兩大報業—《中國時報》和《聯合報》所創辦文學獎的獎金大幅提高，諸如廖輝英、李昂、朱天文和朱天心等多位女作家藉由文學獎的機制，使得作品備受注目³⁰。以《聯合報》副刊為觀察，自 1976 年至 1983 年的文學獎裡，就有蔣曉雲(《掉傘天》和《姻緣路》)、朱天文(〈喬太守新記〉)、蘇偉貞(《紅顏已老》)、李昂(《殺夫》)、廖輝英(《不歸路》，此外，廖亦以《油麻菜籽》獲得《中國時報》小說獎)與袁瓊瓊《自己的天空》等女性作家獲獎的紀錄。這些文學獎機制下的小說，皆在臺灣社會和文學場域產生強烈迴響，甚至改編為大眾影劇面世³¹。1983 年，李昂獲得中篇小說首獎的《殺夫》，殘酷赤裸地鋪陳出兩性尖銳至極致的狀態。弱勢的女主角林市，在經濟、身體與自主權被剝奪的情形下，最後以殺夫顛覆傳統的父權秩序與勢力。同年，獲得中篇小說推薦獎的廖輝英，其小說《不歸路》以外遇的第三者為主角，詮釋兩性關係中的畸戀與不和諧，兼探討女性於社會和家庭的處境，深獲讀者的共鳴。此處，亦可採取「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的角度，解釋當時這種女性小說的現象。因為，1980 年代，大批女性隨著經濟實力和教育的提升，不但成為文化工業的消費者，更在變遷過程中成為文化工業的勞動者/製造者。並且，結合當時都市化商業效應，進而於各種書寫的主題中形成「有高度吸引力的流行文化符號」³²。甚至，涉入了媒體副刊所

³⁰ 有關臺灣女性小說的崛起及特色，陳芳明提到「在臺灣文學的生態的改變上，屬於兩大報的『聯合副刊』與『人間副刊』，也開啓新的風氣，容許女性作家大量發表小說與散文。」詳陳芳明(2011)，《臺灣新文學史·下冊》，臺北：聯經出版社，頁 725。

³¹ 李昂《殺夫》和廖輝英《不歸路》曾於 1980 年代改編為同名電影上映。此外，朱天文、廖輝英、袁瓊瓊除了小說創作之外，皆有從事電影、電視編劇的工作經驗。

³² 張誦聖：〈臺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收錄於梅家玲主編(2000)《性別論述與臺灣小說》，臺北：麥田出版社，頁 351。此文指出「80 年代初臺灣的都市化商業效應中產生了一種『文化懷鄉』的潮流，其中不只是『鄉土』符號變成本土消費的對象，張愛玲筆下的都市男女，戰前上海的舊中國，也成了一種具有高度吸引力的流行文化符號。」詳參頁 351。

主導的「權力場域」(Field of Power)³³。就實務面向來看，在書籍出版業市場裡，女性文學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這股時代力量透過社會潮流、商業與文化的機制，於文本內將女性的家務勞動、身體、法律、政治、情慾、經濟與工作權等議題浮出檯面。不過，許多研究者提出小說的通俗性、大量鋪陳情愛與消遣娛樂等性質，能否拓展議題的嚴肅精神。以及，是否能有效解決女性面臨的實際問題，皆有待存疑³⁴。

不過，當時女性主義議題與女性小說能夠引人注目，可被視為歷史社會因素風雲際會的結果。在社會氛圍方面來看，1980年代以前的三十年冷戰和恐共期間，被高度壓抑的有志青年只能透過文學創作來發抒己見。因此，1960、70年代現代詩論戰與稍晚的鄉土文學論戰，都充斥著政治衝動的暗流。以及，1970年代後半，臺灣在經濟上遭遇石油危機與經濟衰退，政治上則面臨親美國家逐漸與中共建交，此種危機導致開放出較大的政治討論空間。但是，這些議題主要是環繞在以男性為關切、主導的公共領域為主。而到了1980年代，女性多方的涉入、參與各種議題及相關活動，顯然有所提升。

尤其，當時臺灣的社會結構急遽邁向工商業的發展，以專業寫作訓練的大專院校文學院科系，未能及時適應於這個變化的過程。因此，理工或管理資訊等等社會報酬率較高的系所，則成為男大學生優先選讀的科系。何春蕤〈女性主義與「女性小說」〉一文提到：「此時，逐年增加的女大學生在氣質美容的文化期待下，遂取代男性成為被邊緣化的文學科系的主力。當『人人皆須工作』的思想，逐步成為主流，形成一種女性就業的契機時，便吸引具

³³ 詳張誦聖，〈臺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收錄於梅家玲主編(2000)，〈性別論述與臺灣小說〉臺北：麥田出版社，頁351-352。

³⁴ 王德威〈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的臺灣小說〉提到女性作家在1980前後臺灣小說的現代化擔任重要的角色，在文本中「提供了一個新起點，讓男女都能探討公私領域的主體問題。這些作家所提出的問題可能遠多於她們所能解決的，……」文中以女作家的作品為例，提到廖輝英〈油麻菜籽〉中的女兒「學習了現代婦解運動的種種價值，卻顯得保守古板。」詳王德威(2008)，〈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頁409-410。

備基本專業訓練的女性直接投入創作或批評的文藝工作。」³⁵再者，此一現象結合 1980 年代蓬勃發展的相關新興文化工業(例如出版社、雜誌社、報社或媒體傳播公司)，進而產生女性知識份子大量投入擔任編輯、採訪記者、編劇、節目製作及企劃等等職位，影響了文藝界的生態營造。

1980 年代臺灣的文化工業產生對於女性議題的關注，其動力不但來自上述大量女性的參與，女性讀者的支撐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經濟發展過程創造了大批女性知識分子及其閱讀的需求市場。同時，也締造女性讀者的強大購買力。女性文學及相關領域的消費者，自然以女性作為大宗。她們所關切的主題、內容，也左右了生產和銷售的考量。1980 年代臺灣處於轉型的狀態，家庭和社會都展現出與以往不同的面向。例如女性自主意識提高、走出家庭進入職場與爭取經濟獨立、兩性平權。甚至，鬆動了傳統家庭的型態，男性不再主導經濟和權力，女性在職場等其他領域積極爭取升遷的機會。其實，男尊女卑和男權至上，古今中外歷史發展皆然。西方「女性主義」(Feminism)理論的興起原因，便是女性已經思考自身長期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當時，在臺灣引進西方女性主義思潮，以及推動女性議題討論的有呂秀蓮和李元貞等人。她們不只翻譯西方女性主義思潮的專書，藉由推動讓國內女性產生思考自我處境的能力。同時，積極出版書籍表達出女性議題的理念，例如呂秀蓮的《新女性主義》，期望讓「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等等陋習，「在時代巨輪的輾壓下，被烙成了歷史的陳跡」。所以，新女性主義運動的推動，也是闡釋一種「新人性主義的序曲」³⁶。

這些思潮也對臺灣女作家的創作產生了影響，在文本中改變書寫的角度，進而形成 80 年代的另類風潮。女性作家作品出色的表現，以及致力提

³⁵ 何春蕤(1994)，〈女性主義與「女性小說」〉，《臺灣文藝》，第 145 期，頁 7-11。

³⁶ 《新女性主義》出版第一版時間為 1974 年，第二版為 1977 年，第三版和第四版分別出版於 1986 和 1990 年。此書出版後，掀起爭議，對當時社會中的兩性議題產生巨大的影響。詳見呂秀蓮(1990)，《新女性主義》，臺北：前衛出版社，頁 9-20。書後收錄的外一章〈「新女性主義」十年評估〉，以 1974 至 1984 年之間的人口性別比例、婚姻情形、教育人口、發規與勞動等為觀察，探討女性地位的變遷，展現出時代演變的特性。詳見此書頁 235-257。

倡女權運動與相關社會工作，都讓當時文壇產生相當的衝擊。這個結合女性主義理論與落實婦女運動的風潮，促使兩性議題蓬勃的發展，女性意識的覺醒更加備受社會的重視。女人/女作家藉由思潮、創作與活動來挑戰男尊女卑傳統的勇氣可嘉。因為，要挑戰流傳已久的社會氛圍，就得接受以父權為主導的社會所批評。除了日常生活之外，社會階層與政治領域皆然。此外，部分思想較為保守的女性，卻也有站在父權陣線進行抨擊的現象。畢竟，企圖打破彼時牢不可破的觀念，並非一蹴可及。但是，也由於女性作家群體對於女性議題的重視，使得女性能夠理解——其實，女性與生俱來能夠擁有自我的權利，不需一直屈從於男性權力的統治。本課程於此單元安排探討蘇偉貞的〈陪他一段〉、蔣曉雲〈掉傘天〉與鍾曉陽〈翠袖〉等女性小說文本，並解析社會對於現代女性的影響層面，及其開展生命醒悟的歷程。不論在家庭或社會領域，皆能擁有屬於一片能夠自主的天地。

五、「一片天空」

搭著 80 年代女性主義的興盛風氣，作家袁瓊瓊寫作的題材自然偏重於女性自覺的書寫；小說描述俱是作家自己生活經驗熟知的一切，並透過創作「設法轉嫁到不同的角色身上。³⁷」其小說創作的主题不外乎是愛情、婚姻、家庭，並且透過情愛的描述，藉此觀照及抒發自己身為女性對愛與性的感覺。〈自己的天空〉曾榮獲 1980 年《聯合報》文學獎，小說開頭描述女主角靜敏面對丈夫良三外遇時的不知所措：

這也算是女人一生的大事。男人有了外遇，現在要跟自己分居。可是她想不出一些別的什麼來，連哭都不太想。為什麼剛才會哭，也許只能歸因於她一向愛哭。也許她給嚇倒了。想不到自己生活裏會出這種事。也許她覺得不高興，這種事應當在家裡講。結果把她帶到這裏來，

³⁷ 袁瓊瓊(1988)，《今生緣》，臺北：聯合文學，序頁 3。

四個人圍個大圓桌子，就像馬上要開飯。³⁸

丈夫坦白婚姻的外遇，竟然是和兄弟手足選擇到公眾場所來商談解決之道。使得靜敏到洗手間洗臉補妝時，心情頓時又複雜起來。因為，七年婚姻裡非常依賴丈夫，對於未來十分徬徨。至此，讀者的反應可能類似靜敏揣測丈夫的心理「恐怕要以爲她崩潰了」。但這篇小說的不同之處在於，既可以鋪陳出傳統架構下女性的困境，卻又試著探索拋棄傳統的可能性：

她注意鏡子裏的自己，覺得過於精神了，不像是剛受到打擊的女人。可是爲什麼要把這件事當做是打擊呢？她覺得自己並沒那麼愛良三。他們的婚姻是媒人撮合的。是很平靜不費力的婚姻。…她忽然有一種鬆懈的感覺：「我不想分居。」良三頭一下抬正了起來，彷彿有點變了臉：「剛才不是說好了嗎？」

「我們離婚吧！」

靜敏也覺著了一點得意，那是那三個人一下全抬了臉，都看著她的時候。³⁹

丈夫希望享有齊人之福不想離婚，試圖說服委曲求全。在婚姻和家庭中已幾近失能狀態的靜敏，卻一反眾人的期待，冷靜勇敢地提出離婚的訴求。在立法尚未全然保障女性的權利、社會風氣對於離婚仍處於保守態度或貶低離婚女性的 80 年代初期，靜敏的抉擇是有相當大的勇氣。再者，小說文本中採用「顛覆」的書寫策略，也是課程進行時著重的面向之一。顛覆也是一種文學手法和技巧，如上述靜敏淡然道出「離婚」時，顯現出類似嘲弄的效果，近而加深讀者的閱讀印象及背後的指涉。離婚並沒有爲靜敏開啓悲劇的

³⁸ 袁瓊瓊，〈自己的天空〉，收錄於鄭樹森編(1989)，《現代中國小說選》第五冊，臺北：洪範書店，頁 1657。

³⁹ 袁瓊瓊，〈自己的天空〉，收錄於鄭樹森編(1989)，《現代中國小說選》第五冊，臺北：洪範書店，頁 1660-1662。

人生，反而在經濟自主中建構出獨立、幹練的性格。甚至，她開始經營起下一段情感：

靜敏決定自己要他。那時候她三十三歲，在社會上歷練了四年，開始變成個有把握的女人。除了她自身的修飾裝扮，她學會運用人，懂得什麼人要怎麼應付，懂得什麼話會產生效果，她心思細密，肯靜靜聽人說話，結果學到了體會別人的感情波動，能窺測別人的想法。⁴⁰

隨著情節的推展，顛覆的力道更甚。小說融合當時新女性主義小說和閨秀文學的特質，在展現自我成長的光明面之際，女主角也沉浮在情慾的綺思夢想之內。藉由保險業務，靜敏諷刺地竟然也轉換身份成為他人婚姻的第三者，甚至，想為男人生個孩子。在〈自己的天空〉中，可以見到試著突破男尊女卑的界線，展現出女權高張後自由、不受拘束的新兩性關係。或許，在課程中能夠提供學生思考例如第三者的道德課題，並且與時下社會事件或情感話題產生鏈結。不過，主要的焦點仍凝聚於女性擁有自我和自立的必要性，以及徹底顛覆傳統父權對於女性弱勢的定位。

離婚後的靜敏，有所失也有所得。傳統定義女性「以夫為天」，甚至丈夫的角色遠比天還大。良三對於靜敏而言，原本就具有遮風避雨的強大功能。不過，也是一片烏雲和陰影。最後，靜敏與良三在餐館重逢，「忽然強烈的感到了現在的自己和過去的自己許多差異」。她的意識分裂出兩個自我，憐憫地看著良三現任妻子(舞女)「灰撲撲」的神態，彷彿「替代靜敏在良三身邊活下去，灰暗、溫靜、安分守己。」⁴¹ 而自己則是變得更好了。重逢並沒有灑狗血般的嚴厲譴責或報復情節，反而以幽默和嘲弄作為結尾，更襯托失婚後的靜敏贏回了自主權，搖身變為一個幹練和自信的女人，擁有自

⁴⁰ 袁瓊瓊，〈自己的天空〉，收錄於鄭樹森編(1989)，《現代中國小說選》第五冊，臺北：洪範書店，頁 1671。

⁴¹ 袁瓊瓊，〈自己的天空〉，收錄於鄭樹森編(1989)，《現代中國小說選》第五冊，臺北：洪範書店，頁 1675。

己的天空。在〈自己的天空〉問世後，此篇名幾乎成為 80 年代女性自覺的代名詞，女性從附屬品、生育工具和第二性的弱勢處境中走出來，找尋到屬於自我的生命價值。

六、課程實施成效之評估

本課程透過小說特有的對時代的剪影功效，使學生能對過往歷史有所了解之外，更能感於故事人物的悲喜，對人世間的美醜善惡皆有另一番的同情之理解。有所見則能照世，有所感則能深思。然而，這些都是起步，希望學生能藉此認識好作品，燃起閱讀的興趣火苗，漸積力久則入。參照前文所舉課程議題，落實於課程實踐，可以得到以下教學成果：

(一) 培養學生獨立思辨之能力

透過對於現代文學經典小說的介紹闡述，使學生了解現代文學經典小說中的人物脈絡、情節起伏等方面知識，培養學生對於現代文學經典小說的閱讀能力，由此引領學生進入小說創造的情境，透過師生之間提問與討論的過程，啟發及思考此情境所帶來的深刻意涵，從而結合學生的人生經驗引導學生深思小說深義以獲得反饋，並藉由手寫報告方式記錄學生心得以及增強目前學生日益低落的辨字和書寫能力。獨立思辨能力的展現除了智識的累積之外，能對人物有所感的感受力則是另外一項重要的培養目標。

(二) 經典與期刊論文融滲之教學成效

本課程教材及閱讀文獻屬現代文學，運用白話文，故學生閱讀較無語文方面特殊障礙。惟小說文類之特性、意識流技巧、女性主義、新感覺手法等文學鑑賞能力之提升，則需循序引導。這些部分會導入專門的期刊論文，就特有的、且重要的概念作引導及解說。當這些創作風格被理解之後，學生們便能輕易掌握同類小說的表達方式，深入剖析作品內涵，領略作品意趣，辨析作者創作風格。

本課程採用現代小說研究專家楊義教授的著述《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為主，其他相關研究文獻為輔。以楊氏著作提到的分期與時代特色、作家特色，從宏觀的角度解讀指定閱讀的小說，以此使學生能有個初步的詮釋起點，掌握閱讀小說的關鍵與大方向。旁而及之，又能聞知指定閱讀外的其他作品、作家。是能知文學史的進展，又能知名家與名著，提供學生進一步主動閱讀的方向。

(三) 閱讀與寫作雙向回饋之能力增進

本課程分四大主題，其下列出必讀小說數篇。學生由其中選擇一篇撰寫閱讀心得。基本要求為能夠摘述小說情節要點。其次，若能於結合生活體驗或分析故事情節的意象與言外之意，則又是另為期待的要求。在審閱心得的過程中，亦可發現時或有超越現行解讀之新觀點，每每為此獨具之慧眼所驚嘆。總體來說，再給定寫作意見的情況下，大部學生皆能注意到書寫的側重，且越發能思索小說的弦外之音。

在一學期進行十次的分組報告中，各組就所選篇章與單元議題，先作口頭報告；待各組報告完畢，進行開放討論；討論結束再由教師與教學助理進行總結。以「30 年代女性小說」與「80 年代女性小說」兩單元思辨來說，兩單元各有指定小說文本及相關論文，先進行分組報告與討論。各組以所選篇章與單元議題，先作口頭報告；待各組報告完畢，再進行思辨性之課堂討論。

學生口頭報告結束之後，除了各組進行回饋意見的書寫與彙整，繼續進行思辨性討論。討論除由學生自行設計題目外，教學助理也會視情形拋問小說中與現代社會相關的議題。「30 年代女性小說」與「80 年代女性小說」兩次思辨性之課堂討論，恰可結合「性別角色」與「時代」蛻變之課題，使學生得以透過文學視窗和對比，觀察「性別」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蛻變與軌跡，符應課程設定的教學目標。

此處，以簡單的表格臚列這兩次思辨性討論活動之成效，大致如下：

從「一對繡枕」、「一件百褶裙」到「一片天空」—通識核心課程中所見之女性議題

表 1 對比女性角色的形象建構與生命情境

	角色	身分	生活場域	問題
舊 (30 年代前)	1.妻 2.妾 3.母親	1.女人 2.物品	1.家庭	1.婚姻 2.家庭 3.生育
新 (80 年代後)	1.妻 2.母親 3.職業婦女 4.女強人	1.女人 2.人	1.家庭 2.職場 3.社會	1.婚姻 2.家庭 3.生育 4.工作 5.感情

表 2 對照兩個時代的不同思維

	30 年代女性小說	80 年代女性小說
情節	1.童養媳 2.轉賣妻子 3.支撐家庭 4.傳宗接代 5.一夫多妻	1.分居 2.離婚 3.投入工作 4.姊弟戀 5.介入他人婚姻
時間	主要是清末民初	較貼近現代
女性思維	被傳統禮數、思想所束縛	較不受束縛、只有一些社會觀感與刻板印象
女性的定位	女性被控制、被當成工具	女性有自主權力
家庭	相當重視家庭	家庭成分相對薄弱
結局	淒涼、悲哀、遺憾、無奈	結局較為開朗(擁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透過上述討論與議題歸納，能夠解讀出女性在時代環境中所面對的各種問題。自古以來，女性文明的發展皆處於被動及沒有主體性的狀態。在文學史與近代史的領域，兩個時代皆有其關鍵發展和特殊的意義。在 30 年代小說中的女性，看見無法擺脫的際遇和宿命的身份，帶領讀者大眾發現社會問

題意識。到了 80 年代，隨著演進的軌跡和性別意識的成長，女性在各個場域中展露頭角，擁有屬於自我的權利。雖然如此，在兩個時代的面向中，也可觀察到女性被界定於家庭的私領域內，仍然無法脫離母職等性別的刻板印象。即使處在 80 年代社會開放的公領域，幾乎是以男性界定的標準為訴求。正如同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所說：「一個人之為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沒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經濟上的定命，能決斷女人在社會中的地位；而是人類文化之整體，產生出這居間於男性與無性中的所謂『女性』。⁴²」在青春期或嬰兒時期開始，女性這個性別的形成並沒有任何神秘的元素，而被賦予為愛撒嬌或母性的形象，「而是因為旁人對這孩子的影響力自始就是一要素，於是從幼年起她便受到訓練，而學得了她的要職。」⁴³ 由於個體的組成不同，使得人類承擔不同的性別角色與擁有不同的屬性，進而衍生出許多貫通古今並值得深入思考的課題。

七、結論

本文以通識核心課程現代文學中的女性議題為探討，透過閱讀文本、撰寫報告和討論，提升學生人文社會面向關懷及鑑往知來的能力。五四前後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女性的自主意識逐漸崛起，作家也紛紛在小說中重新檢視女權，並揭露女性在舊社會所遭受的各種不公義。在「30 年代女性小說」的單元中除了〈金鯉魚的百褶裙〉，亦規劃學生於課堂閱讀〈楊媽〉、〈遺腹子〉、〈蕭蕭〉、〈丈夫〉與〈生人妻〉等多篇小說。〈楊媽〉反映了「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三從四德的問題；〈遺腹子〉反映了「男尊女卑」以及「女性被當生產工具」的問題；〈生人妻〉反映了物化女人為錢財(女性

⁴²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歐陽子譯(1992)，《第二性·第一卷·形成期》，臺北：志文出版社，頁 6-7。

⁴³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歐陽子譯(1992)，《第二性·第一卷·形成期》，臺北：志文出版社，頁 6-7。

沒有人格)的問題。其中所反映的女性問題，多數發生於家庭與婚姻之中。而女人作為「生育工具」和「商品」的物化現象，是多數篇章關懷的核心議題。

對比 1930 年代的女性文學，80 年代臺灣的女性文學，因時空環境的不同，其關切的主題也產生劇烈的變化。女性面臨的不再是妾室、物化與懷孕傳宗接代等問題。擾人之處反倒是在理性計算的考量下，擺盪於婚姻與愛情間，難以抉擇。「80 年代女性小說」單元中，除了〈自己的天空〉之外，亦安排閱讀〈掉傘天〉、〈陪他一段〉與〈翠袖〉等小說篇章，分析女性如何在婚姻與愛情間擺盪不定、徒增煩惱。在婚戀問題外，還有事業、職場、個人生涯與意志的衝突等。傳統女性的悲情、自主女性的婚姻困境、職業女性的兩難抉擇，女性在日常生活經驗的層次上是否只限於對家庭、對婚姻、對人際關係、對事業的關切？

而 80 年代一般所見女性主題的追溯，選擇在父權架構的世界內找尋細微的、有正當性的解放跡象，而忽略了那些完全不見容於父權體制的生活和出軌經驗。女性由傳統的女性立場向(主流)現代女性的立場移動。事實上，女性主義批評的重要功效之一就是透過各種串連的論述策略來壯大女性意識和運動的空間，這種策略是必須超越本質主義的局限的。所以「女性小說」的認定與解讀恐怕要比簡單的意識形態分析或單面的主題內容分析更加複雜多樣，才不會把女性的生活方式單一化、規格化，也才可能處理那個複雜的、充滿矛盾糾葛的權力關係的社會結構；畢竟，兩性之間差異問題需要被肯定和尊重，才不會形成新的壓迫，近而達成平等、平權的目標。

最後，必須說明的是，畢竟這是一門「文學」領域的課程，雖然觸及「女性議題」，也不能偏離文學主軸。太過深入探討「性別議題」或「女性主義」，或貿然講解過多女性主義、理論，似乎超越課程所能負擔的任務。再者，女性主義本身具有多元的流派，甚至在不同的進路之中有太多的分歧。因此，相關的理論與主義都只能點到為止。相信透過文學作品的呈現與藝術感染力，讓學生在閱讀中對人物的悲喜有感，對人世間的善惡嬗妍皆有同情的理解，有所見則能照世，有所感則能深思，已然達成此門課程的「核心」宗旨。

參考文獻

- 王德威 (1993),《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臺北：麥田出版社。
- 王德威 (2008),《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
-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歐陽子譯，(1991)，《第二性·第一卷·形成期》，臺北：志文出版社。
- 何春蕤 (1994),〈女性主義與「女性小說」〉，《臺灣文藝》，第 145 期，頁 7-11。
- 呂秀蓮 (1990)，《新女性主義》，臺北：前衛出版社。
- 孟悅、戴錦華 (1993)，《浮出歷史地表：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究》，臺北：時報出版社。
- 計蕾編著 (1996)，《中國現代文學百家：凌叔華》，北京：華夏出版社。
- 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2001)，《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夏祖麗 (2000)，《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臺北：天下遠見。
- 袁瓊瓊 (1988)，《今生緣》，臺北：聯合文學。
- 梅家玲 (2004)，《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年代臺灣小說論》，臺北：麥田出版社。
- 梅家玲主編 (2000)，《性別論述與臺灣小說》，臺北：麥田出版社。
- 陳芳明 (2011)，《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社。
- 陳墨 (2006)，《張藝謀的電影世界：青春的呼喊》，臺北：風雲時代。
- 楊義 (1993)，《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臺北：業強出版社。
- 樊絡平 (2006)，《當代臺灣女性小說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
- 鄭樹森編 (1989)，《現代中國小說選》，臺北：洪範書店。

From “A Pair of Embroidered Pillows” and “A Pleated Skirt” to “A Piece of Sky”: Women’s Issues in the Core Curriculum

Mei-Ching Lin*

Abstract

The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at Chang Gung University launched “Core Courses” (Core Curriculum) in the academic year of 2013. Modern fiction is a core course categorized into humanities subjects. It teaches the appreci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s by focusing on the theme of women. During the course, students are divided into ten groups for group reports. Their group reports have to show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fictions, and how they can be read in relation to the theme of women.

Fictions that are covered in the course are divid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eriods. These include women’s fictions in the 1930s and in the 1980s. For fictions in the 1930s, attention is brought to texts such as those by Shu-Hua Ling and Hai-Yin Lin. Their works reflect women’s fate and reasons for women’s plight in that period. For fictions of the 1980s, Chiung-Chiung Yuan’s work *My Own Sky* can be considered highly representative. It won the 1980 United Daily News Literature Prize for fictions. The title of the fiction has almost become synonymous with women’s awakening. The fiction encourages women to step out of the stereotypes of second sex, accessories and tool for childbearing so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pursue a piece of their own sky.

*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E-mail: ching@mail.cgu.edu.tw

The discussion of works in these two different periods are just examples showing how the course enhances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s and women's issues. Group reports followed by feedbacks from fellow classmates, teacher and teaching assistant reinforce students' interest and confidence in forming their own interpretative strategies. The course aims to prompt students to reconsider through the window of literature, women's issues and the changes in women's status in the society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80s. After teaching the course for two years, I believe the overall result shows that the teaching goal of the course has been effectively achieved.

Keywords: Modern Fiction, 1930s, 1980s, Women